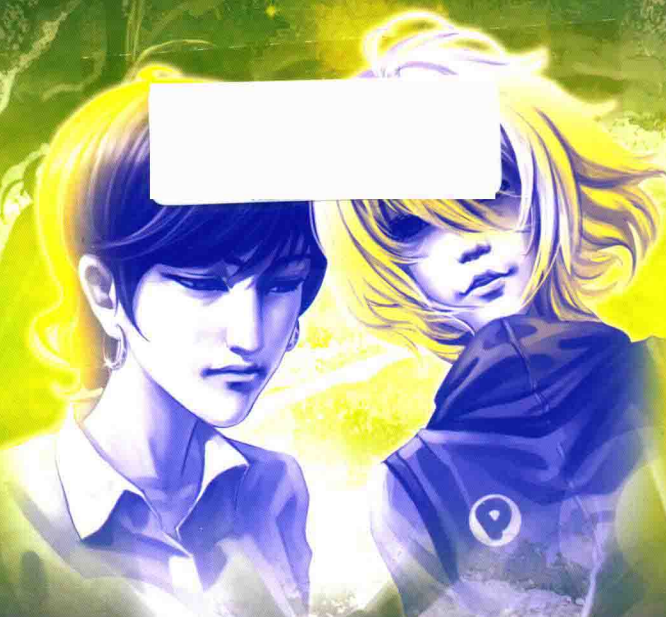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少年科幻之旅

RONGDONG
JINGHUN

溶洞惊魂

郑军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少年科幻之旅

溶洞惊魂

郑 军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

郑 军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 阳

© 郑 军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溶洞惊魂/郑军著.—沈阳: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6.1
(中国少年科幻之旅)

ISBN 978-7-5315-6592-5

I.①溶… II.①郑… III.①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9925号

出版发行: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 版 人:许科甲

地 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:110003

发行部电话:024-23284265 23284261

总编室电话:024-23284269

E-mail:lnse@mail.lnpgc.com.cn

http://www.lnse.com

承 印 厂:阜新市宏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肖延斌

责任校对:李 爽 金玉华

封面设计:杜 放

插 图:孙铁彬等

版式设计:精一视觉

责任印制:吕国刚

幅面尺寸:145mm×210mm

印 张:5.75 字数:113千字

出版时间:2016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15-6592-5

定 价:1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拥抱自然

郑 军

三十年前的孩子喜欢在外面玩，家长喊都喊不回来。现在的孩子喜欢在家里宅，家长赶都赶不出去。《溶洞惊魂》正是在这个有趣的时代变迁里写成的。

在郑军的作品中，以廖铮为主人公的小说形成了一个探险系列，《溶洞惊魂》是它的开山之作。最初本是部中篇，因为受读者欢迎而充实成长篇。主人公廖铮是位业余探险家，出生在那个孩子们都上树、下河的年代。廖铮真正的身份应该是作家，但她写的都是自己的探险经历。在这些冒险活动中，廖铮亲自揭开一个个自然之谜，她写的故事也大受欢迎。但总的来说，廖铮仍然不算职业探险家。她和我们大家一样，或者说，我们也能做到像她那样勇敢。

以前，探险都是科学家的事儿。到了近几十年，发达国家里一些人富裕了，又有探险追求，世界这么大，我得去走走！再加上具备经济条件，这些人便自费上天、入地、下海，进行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户外运动项目。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电影导演卡梅隆，他甚至制造过深潜器，只身潜入大洋中。

在《溶洞惊魂》里，廖铮跟随一群专业科学家进入一个封闭了几

千万年的原始溶洞。那里没有光线，只有声音。各种生物的听觉系统高度发达，演变出新的生态系统。这个微型生态圈和地球这个巨大的生态圈突然交融，不仅让里面的生物面临灭顶之灾，也让几个闯入者濒临绝境。《溶洞惊魂》除了惊险故事外，也给大家传授了生态环境的基本知识。

在国内，探险曾经只是由国家经费保障的科学家去做的事儿。大家会在《魔窟》《黑暗侵袭》等好莱坞电影里看到外国的普通人搞户外探险，但总觉得那离我们很遥远。差不多十多年前，中国人也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，沙漠、密林都是他们的目标，还有人远赴南北极、亚马孙丛林、东非大裂谷。虽然不像专业探险家那样要冒生命的危险，但也绝对没有舒服的房间、可口的三餐。廖铮这个系列故事正是中国当代民间探险活动勃兴的写照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《溶洞惊魂》写作时间较早，那时候户外运动在中国还刚刚开始，缺乏实际例子可以参照。现在看来，作者对探险装备和过程的描写还不到位，溶洞里面的生物圈写得很好，但岩石环境就缺乏现场感。

像廖铮这样热衷于探险的年轻女子，当年还得凭想象才能塑造出来。现在，不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探险活动中，中国甚至还有了一支民间洞穴探险队，正是其中的一位女队员竟然创造了单人垂降的全国纪录，那是现实中的廖铮。

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，不仅喜欢里面的故事，也能够热爱大自然，喜欢户外运动。好动其实不是缺点，它代表着探索的兴趣。多一点儿顽皮，多一点儿野性，并且保留下去，这才是真正的“拥抱自然”。

主要人物表

廖 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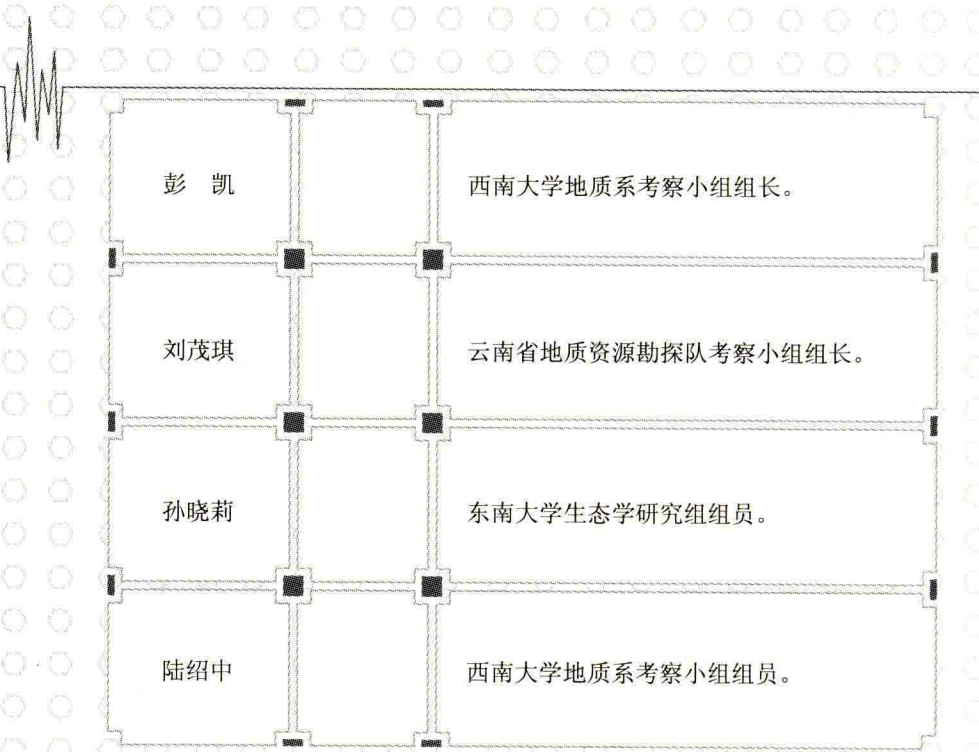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主人公，职业探险家。

许洪峰

东南大学生态学考察组组员。

李婉云

东南大学生态学考察组组长。



彭 凯

西南大学地质系考察小组组长。

刘茂琪

云南省地质资源勘探队考察小组组长。

孙晓莉

东南大学生态学研究组组员。

陆绍中

西南大学地质系考察小组组员。

CONTENTS

目录

拥抱自然 郑军 001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第六章

第七章

第八章

第一章

第一节

北京大学是不是国际一流大学，尚在争论当中。但要说北京大学刚刚落成的新电教馆在硬件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，却不会有人反驳。新型墙体材料、防尘纳米涂料、中央智能监控、自动恒温调整、太阳能辅助能源系统。当然，还有速度超过每秒百G的国际网络接口，甚至还有两间教室安装了全息放映装置，用来显示某些三维图形。这些设备虽然不是样样实用，但至少电化教育方面的世界最新技术，都集中在这里。

这么棒的一座电教楼落成以后，校方自然要请一些名流、办个系列讲座以示其揭幕启用。这个讲座的名称便叫作“科学文化讲座”。请哪些人呢？既要有学术地位，又要有知名度，

偏偏二者总是不能两全。筹委会左研究右讨论，终于定下一份名单。这份名单中满是教授、博士。然而，人气指数最高的那一位却只有学士头衔。现在，她已经站到电教馆一楼阶梯教室的讲台上。

这是“科学文化系列”讲座的第三讲。开讲前半小时，听众已经坐满了阶梯教室，其中八成都是女生。因为正在台上做准备的主讲人也是一位女性——中国最有名的职业探险家廖铮。

蜂拥而来的绝大部分听众，都是从十几岁起就开始阅读《神秘世界》杂志上廖铮主持的探险栏目的。今天有此机会，自然要一睹主持人的真容。廖铮此次演讲的题目也很特别，叫作“地球上的异星”。从题目看不出所讲内容，就更吸引人们来听个究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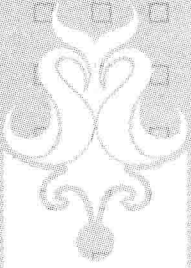
晚七点，讲座准时开始。简单的开场白过后，廖铮拉出讲台上的电脑键盘，通过调控器调暗室内灯光，将教室变成了演播室。然后，六张暗红色的照片拼成上下两行，出现在大屏幕上。

“火星……”稀疏的声音滚过教室。听众不是学术精英，就是科学爱好者，谁没看过火星照片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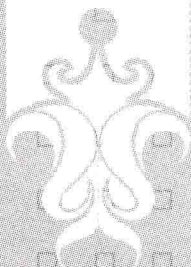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的，这里是火星表面的照片。”廖铮朗声说道，“但不全是。其中有一张照的不是火星，是我在戈壁地区探险时拍下的景观照片。现在，请哪位同学来把这张照片挑出来。哪位？”

这个问题出乎大家意料。一时间没人举手，听众们都静下来，仔细观察那六张照片：荒凉的地表、散布的乱石，没有任何人类痕迹出现在画面里可以供辨别。当然，这也是廖铮精心挑选的。甚至不排除她用电脑软件抹去了车辆和人物。





这是「科学文化系列」讲座的第三讲。开讲前半小时，听众已经坐满了阶梯教室，其中八成都是女生。因为正在台上做准备的主讲人也是一位女性——中国最有名的职业探险家廖铮。



一位听众举起手，却不是回答问题，而是提出问题：“请问……照片的颜色……是不是加工过？”

“呵呵，是的！”廖铮点点头，“戈壁表面自然不是暗红色。为了出这道题，我用电脑处理过照片，让那张混进来的照片在色彩上和火星照片一致。现在，哪位朋友来辨别一下？”

隔了一会儿，一个女生站起来，指着屏幕说道：“我想……左下角那张？”

廖铮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，而是送给女生一个微笑。然后又问：“有多少听众支持她的意见？”

举起的手不超过三分之一。接着，陆续有人站起来，指认右上角、上排中间……最后，六张照片都被指认过了。结果，大家不仅猜不出答案，而且深深地感觉到，这里任何一张都有可能是戈壁荒原，也有可能是火星表面。它们一样的荒凉，一样的冷漠，离文明世界的距离一样的遥远。

不会出现新答案了。等大家安静下来，廖铮用手指着那些照片，宣布结果：“其实，这六张照片，都是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泰山区拍摄的！”

“哇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廖铮操作电脑，让那六张照片以幻灯片的形式依次播放。每幅都占据整个大屏幕，以便大家看个仔细，慢慢品味。听众里没有几个人没见识过火星表面的照片，却也没有几个人看过

几乎同样荒凉的戈壁照片。地球上竟然也有像火星一样荒凉的地方？

廖铮接着说道：“自从我主持专栏到现在，不少读者朋友都在来信里表达自己的感慨，他们说，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了，地图上把一切都画清楚了。再要像前辈那样探险，只有登上外星世界。其实不然。大家平时看到的，都是被人类改造过的环境。你从北京这样的都市走出去一百公里、两百公里，无论山川河海，森林草原，只要你能够到达，肯定已经打上了人类的烙印。”

廖铮话锋一转，继续说道：“但是，就在同一个地球上，在深海、在南极、在地层深处，还存在着人类从未染指的地方，甚至从不知道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你会感受到绝不亚于外星世界的奇异！”

第二节

这位出现在科学文化讲座上的主持人，并非出身于理工科，而是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一个几乎与现代科学亲缘最远的专业。

廖铮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一家名叫《神秘世界》的杂志当编辑。《神秘世界》原本是一家纯粹的科普杂志，曾经有过一个严肃得多的名称，也有过一个极为正统的科普刊物的时代。不过，光登枯燥的科普文章，市场日见萎缩，作为杂志社的上级

主管部门，省科协又要求他们自负盈亏。没办法，社领导选择了一条捷径：改登各种关于“神秘事件”的报道，甚至杂七杂八的小道消息，只求出乎意料、耸人听闻，借此吸引读者。就连《神秘世界》这个刊名，也是改变办刊方针之后创造的。

廖铮来到这家杂志社时，《神秘世界》在经济上始终处于悬崖边上。这期略有小成，下期便又亏损。当然，杂志社里发行和编务是分开的。在编辑室里任初审的廖铮尚无须直面发行压力。只不过经常在编务会上，听社长发发这方面的牢骚。

廖铮更关心的是刊物的内容。最初，中文系毕业的廖铮对于杂志上刊登的那些文章也是不明就里：真有那么多人看到过飞碟？确实有那么多湖泊里出现过怪兽？那些据称活了近二百岁的人，是否拥有可信的出生登记？那么多文章条分缕析地证明亚特兰蒂斯古国的存在，哪一条证据过硬呢？

当然，社领导也从没有派人出去求证过这些事件。这不仅因为杂志社手头拮据，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想法。在传媒界，这类消息属于典型的软新闻。发出来后，不管内容真假，不会有直接的当事人来追究责任，于是也不需要派人去核实。

最初，廖铮只是做校对工作的文字编辑。那时的她不光没有名气、财富，而且身材瘦弱，看上去更像城里的女中学生。不过，廖铮从小就长着一双犀利的眼睛。有一次她问主编，杂志社准备刊登的一篇报道“神秘磁场”的来稿是否经过调查？有没有科学根据？

“那里的树如果真是与地面呈45°角生长，根部怎么固定呢？”廖铮问道。其实，对于这些知识，她也是一知半解。

主编白了她一眼，指了指外面的大街说：“咱们这儿的树倒都是与地面呈90°角生长，可有谁注意它们吗？”

又有一次，廖铮拿着自己校对的一篇文章找到主编。这篇介绍中美洲尤卡登半岛“神秘大地符号”的文章几年以前就在《神秘世界》上刊登过。作者只是稍加改动，又拿来投稿。主编看了看，仍然无动于衷。

“这没什么，这几年又有一茬小读者长起来，他们没看过这篇文章，照样有兴趣。”

廖铮听得目瞪口呆。老主编看了看她，以行家的姿态对她说：“我们这个杂志就是给半大孩子们看的。要是读者长到你这个年纪，谁不干点正事，谁还会迷恋这些东西？”

廖铮当时没有反驳什么。她既富于理想又很现实，知道主编的想法更符合《神秘世界》的生存环境，而自己的想法倒还不太成熟。她继续观察，继续准备，继续思考。

终于有一次，杂志社准备刊登一篇文章，它介绍了华中地区的一个“神秘地带”，那是某山间公路一个长长的斜坡路段。据说汽车开到坡底，然后熄火，能够沿这个二十多度的斜坡自动溜到顶端。似乎地心引力在这里不起作用，甚至起反作用。

这个地方离杂志社并不遥远。这次廖铮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。她知道社里不会为自己提供经费，于是便告

假出来，自费做了一趟现场调查。“神秘地带”所在之处，县科协的一位专业地质工作者被她的反复恳求所打动，带着她到那段“神秘地带”爬上爬下几个来回，指指点点。告诉她，这里也归伟大的引力君王管辖，只不过周围环境造成了视错觉。

廖铮回到家，伏案疾书，一晚上就写出一篇极富现场感的采访纪实。这篇报道的结论彻底摧毁了“神秘地带”传说，观点鲜明透彻，与杂志社以前惯用的含糊做法判然有别。廖铮凭着中文专业训练出来的文笔、艰苦收集的证据，加上自己思想的梳理，令文章深入浅出，生动耐读。

看着她这份稿件，主编犹豫良久，不知该不该上。最后，竟然要编辑部除廖铮之外的几个员工一起投票。三比二，结果终于决定撤下先前的来稿，换上廖铮的心血之作。

没想到，廖铮从此一炮打响。原来读者也并非主编想象得那么幼稚，他们已经看厌了那些东拼西凑的、左摘右抄的神秘事件报道，非常喜欢这篇言之有物的真实调查。读者来信雪片般飞到杂志社，给了她最好的褒奖，也使她领悟到自己做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。

于是，廖铮干脆专注于这份特殊工作，代替读者们进行真正的探险，成为那些渴望探险的读者的眼睛。至于杂志社，当然要以读者为上帝。虽然这与以往的办刊方向有些南辕北辙，但杂志社还是为她开辟了一个栏目：“廖铮探险”。这种现代版的真实探险故事对不同年龄的人都有吸引力，再加上探险本来是男人的专利。廖铮以一个女性的身份，吸引了许多对她抱